

清儒學案

世華



陆伍

清儒學案卷一百三十六

天津徐世昌

安吳學案

嘉慶以還士人始昌言經濟之學期於有裨實用慎伯於
農禮刑兵河漕鹽諸政博訪精研持之有故而於攷據詞
章亦能探其源而洞其意誠可謂豪傑之士矣述安吳學
案

包先生世臣

包世臣字慎伯涇縣人嘉慶戊辰舉人官江西新喻知縣因劾
去官先生少習毛鄭氏詩鄭氏禮工詞章繼而喜兵家言善經
濟之學朱文正巡撫安徽召至署詢練鄉兵安江賊事宜明亮
爲川楚左參贊使治戎事發奇謀不見用遂歸游江淮僑居金

陵布衣翛然江省督撫遇大兵大荒河漕鹽諸鉅政無不屈節
咨詢雖有用有不用而其言皆足傳於後先生之造詣得於學
者半得於問者亦半雖舟子輿人樵夫漁師罪隸退卒行腳僧
道邂逅之閒必導之使言是者識之否者不加辨駁懼其不盡
也其論學也依於正士心殖民生其論治也不爲己甚歸於平
易近人潛移默運不駭衆而民實受其賜咸豐三年卒年七十
九著有中衢一勺七卷藝舟雙楫九卷管情三義八卷齊民四
術十二卷總名安吳四種

參史
傳

中衢一勺

自序

敘曰河漕鹽三事非天下之大政也又非政之難舉者也而人
人以爲大人人以爲難余是以不能已於言也漕難於鹽河難

於漕事難則言之宜詳余是以不能已於言而於河言之尤多者也然余有所不能已而言河言漕言鹽其書脫手流布傳寫者既苦錯誤又或以意竄改至異事實然以是被聲聞矣然以是遭脣齒矣而皆非余作書之意也余少小見官民相爭必於漕而無以已之嘉慶七年游海上比物察情以爲舉海運則公費大省而官之困於丁與民之困於官者可以小紓而無藉以成其說值八年衡家樓河決穿運得達於蘇撫卒不見行乃作海運南漕議以爲私書十三年江督請帑六百萬大修汰黃隄援東河成案以什六歸濱河之鳳泗徐淮揚海六府州分十年攤徵歸款予以鳳徐諸郡邑民瘠而危數爲變南河例無攤徵似難奉行又正料爲根本至計

南河舊以派廳蕩料爲正料各廳領價自購爲購料故有移正

作購參案近則名葦稽爲正料與纜概名雜料者對舉而蕩料餘方俱由庫道作收支料變爲紙幾如會子然黍稽仍名稽料

是惡害去籍
之未盡者

葦蕩左右營南河之天府也近乃專以購價啖工

員庫貯倍蓰

庫貯猶言額支
係南河名目

而工仍無料區脫視蕩徒稱餉絀

乃爲籌河芻言明經費之無假外求冀當路之或牖其衷也故
相國覺羅長文敏公戴文端公持節視南河見其書遂得罷攤
徵之議而采用接築長隄接長蓋壩之策文端以籌蕩非奉使
所及事而心以爲善文敏嘆釐淤爲經久碩畫以江督係其姻
婭授本使自奏行之旣久不報文敏遂面陳其略奉旨飭江督
仿靳輔遺法自籌治河費一切開例商捐課程諸說皆不許在
籌議之內江督卒以每食鹽一斤增河費三釐具覆蘆浙閩粵
之巇賈并因緣爲奸以病齊民矣而河事愈亟乃爲策河四略
以俟能者十六年故節相百文敏公以臺長出督兩江在都得
芻言四略二書首舉蓋壩有成效語在郭君傳遂并舉接隄籌

蕩其籌蕩章程雖出余手而發行於十月爲時已緩又未能先
委十萬是以不獲符前說止增采餘柴四百三十萬束浮於原
定正額過倍而已而工員奉派正料垛數已爲四五十年來所
未聞見慮嗣後蕩事益治遂停購價謗語滋起文敏以籌蕩之
故知釐淤事必可行頗欲究其說左右見文敏意在修好乃巧
爲謠詠以尼之工員乘機并翻籌蕩之局司事者既獲重咎共
幸蕩事可已而廟謨獨斷飭仍核實妥辦事得不廢道光紀年
以後河勢復否而奇險疊見卒保安瀾者垂裕遠而正料足也
十八年豫東之役故工部尙書蘇公得芻言知釐淤事未舉遂
於籌議經費案內列款入告奉敕交文敏文敏深忿不自己出
所親承望風指減淤數以薄其功欲蘇公舛余言而亦無不藉
致富貴矣故南督黎襄勤公十六年春初擢淮海道卽購二書

珍爲祕錄演其說與河督爭堵倪家灘以知名繼識余就問書
旨尤詳具機要多取裁決焉十七年春襄勤建議守倪家灘格
隄余以如議則大隄必潰沮壞全局駁正其事始有隙是秋超
升爲督仍力舉東水對壩課柳株驗土埽稽垛牛減漕規南河例價
名目請移東禦兩壩一切依二書所言雖移壩不得請而灘柳茂
密土料如林工段修潔河身深閘錢糧節省者過半秩秩改觀
矣徒以誤剗圈堰構險驚心遂使志出苟完計專救敗而救敗
尤非上游則以虎山腰減汎水而歸墟于周橋下游則聽葉家
社旁洩不復自守前說東水壩尋亦罷廢襄勤之言曰黃漲非
人力所能禦鑿山腰以減之無刷塌之虞而有化險爲平之妙
余見其議雖成而事尙未舉恃舊德以諍之曰黃以無溜爲至
險攻大埽不與焉湖以淤底爲至險掣石工不與焉閤下謂減

黃入湖爲化險爲平黃緩湖高吾坐見其積平成險也兩險交
至其禍甚烈閣下意在及身然或未能以憂患貽後人已自圈
堰病發襄勤常恥見紉語在雜記上及以危言論山腰尤啣之
自是爲水火矣會東河屢決藉以少安馬睢并合河歸南境經
行一載之後交汎則清河安東阜寧三縣所轄河長且二百里
水勢常平隄而中泓無溜襄勤憂悴不知所爲惟力疾奔走遂
以道光四年春病瘵卒官而後人智同賓雀無覩敗徵不數月
高堰竟決余目擊鉅艱乃作漆室答問以發因敗爲功之機而
當路莫能采錄者於是運道大梗相國英公據余議爲海運之
請而奉行依違委任胥僧上海商民被擾蓋略與清江之撥船
運夫等矣未幾沮海運者皆敗余意事在決行乃爲海運十宜
以布之良以藿食思深決策廿載之前天時人事迫歸一術誠

不忍見其或有得失使噉噉膝口說以疑眾隳成而汲江嗟其
無及食葵憂其告匱也夫親見子雲古人所嘆鳬鵠來遠物理
所珍昨聞東督張公請集羣議有自謂無及成於六德之風聖
明嗟賞飭行所奏稽其摺稱汎到旁午霜後宴息徒知言防莫
事求治又謂南河多分洩而致受淤以及築做對壩束水數事
則主於問河事優劣說壩而雜取郭君傳四略以爲說至云用
靳輔爬沙船是未見辨南河傳說之書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張公卽盡見其書庸遽盡其意乎郢書治燕周官亂宋夫豈一
槩而已或者曰君子之思不出位吾子少稟殊資弱不好弄攀
躋羸劉鞭笞唐宋千名未聞羅隱一命不沾李白孺仲之子蓬
頭仲晦之母糲食食貧而處脂不潤居卑而名津匿跡先憂後
樂矢口嚶嚶自爲則已早爲人則已勞舍田芸田母乃病乎余

曰造車合轍匠氏之方也明齊知類雅儒之行也古之爲河爲
漕爲鹽而善者治其事而後蒼黃趨蹶貿貿以從之耶抑其事
素立也手無斧柯則待其人亦濟世利物也雖勞何病或又曰
陰用其言陽棄其身雖有功而不究吾子得此於諸公也屢矣
況不乏下石焉者乎何吾子之不悔而無戒心也余曰眾建諸
侯而少其力賈生發策而收功於主父偃王文成踵其術以從
思田之役功施到今賈生藉免術疎之誚於後世幸矣諸公有
採余言以効功當世者余之幸較賈生爲大且君子立言非以
爲市也而何悔乎古之以言獲禍者皆傾危不詭於中余言所
知能主利濟者取則焉又何戒之有然而利害倚伏相待以發
惠以養老蹠以黏牡同是飴之見也故余議海運將以紓民困
也今海運已舉官不受丁困矣而其所受之困雖不至如丁之

甚而事加先是民未困於官而官先困也官既先困則民之繼困當益甚是余說之反也此之不能不戒也故校錄諸書附記更厯以餉有心三事者題曰中衢一勺爲其不足以言尊也夫設尊於衢飲者自斟酌之然或飲之而過節與性不宜飲則皆足以致病然以有致病者而徹其尊則必有求飲而不得者已是必如黔敖要於路而自飲之耶然有不食嗟來者則速其死再三求處於无咎之地而不得是亦未可以不悔也

答友人問河事優劣

近世言河者必歸之天幸天幸者一年遇值雨雪稀少而已人事果至雖遇異漲而可必其無患是故河臣以能知長河深淺寬窄者爲上能明錢糧者次之重用武職者又次之其侈言工程袒護廳員者大抵工爲冒銷納賄而已河水濁而流激濁則

善淤激則善回是以南岸坐灣則北岸頂溜中間平流則淤淺無泓坐灣頂溜之處非大隄所能抵禦廩做埽工隨溜斜下溜勢偶改各灣同變節節生工耗費無算是故自潘氏之後莫能言治河者其善者防之而已夫水德旺于冬歸槽之後其質已清其流更駛又土性溫酥易刷水勢淺落易制以壩導溜逐漸減工工減則險減是故能言治河者用心力於霜後及汎至則恬然如無事者心有眞識而事皆預立故也今河員無尊卑皆汎至而奔馳旁午霜後則羣居安坐撈蒲宴樂舛矣河工每日有水報云每日誌椿存水若干丈尺寸比昨日消長若干比上年今日消長若干比上年某日盛漲消長若干而河底之深淺隄面之高下問之司河事者莫能知其數報有誌椿存水之文測量實水則與報文懸殊問之司河事者莫能言其故如彼所

爲宜其歸之天幸也夫水之行也常半於驛上游驛漲之文已至心計下游河身是否能容沿途料土是否無缺某日當水至某日當水消一心運籌千里合節此非可幸致而飾說也余前客百文敏署擬改水報式以高深相乘通札遵辦河員心疑出余手俟余他去乃稟請所以改式之故文敏無以應遂聽仍舊盛業中沮良可惜矣其明於錢糧者知分釐皆百姓膏血求水勢致病之源用力少而成功多使河底日深不能減工而能減險靳齊白高皆其選也其重任武職者能守舊例以文職主支收其估計做造則皆歸於武職故將估春工而道核之營做埽段而廳察之武職之小而要者曰當家效用料物到工須當家效用出結動用料物須當家效用逐日開摺通報雖不能盡實然較之近來由廳員事後做帳則大不侔已蘭康在南河猶有

可稱者此也蓋武職局面窄而膽小偶有錯誤立加棍責文職局面寬而膽大卽有敗露尙可彌縫大吏以武職率多蠢直文職工於趨承專任文職遂至營汎不過供廳員之指揮奔走不敢與聞工帳而河臣之奏單題估題銷部臣莫知將三者逐細核對是否脗合一任部胥需索銷費而通工又創爲浮冒罪小節省失大之邪說以熒惑遠近然而溯查統計凡錢糧節省之時河必稍安錢糧糜費之時河必多事工拙之效智愚共見蓋糜費之時必各工並舉而無一歸實上最苞苴下賢筐篋隄加而河身隨之並高工生而水勢因之更險引盜入室隳敗爲期防之不能尙安望其治哉

庚辰雜著五

鹽法以兩淮爲大請言兩淮而以類推之說者皆謂私梟充斥

阻壞官引遂以緝私梟爲治鹽之要此下策也兩淮鹽境西盡
兩湖北至河南之歸陳光而東下盡徐州南自江寧沿江上盡
江西之域幅員六省綱食百六十八萬引俱計口定額今戶口
之增無算而每年常絀銷三五十萬引則私暢官滯之說似矣
然私有十一種梟私特其一二而爲數至少近時正引節次加
斤至三百六十四斤而淮南捆至五六百斤淮北且及倍此官
商夾帶之私也官鹽船戶自帶私鹽沿途銷售者船私也灌安
襄荊鄖者潞私也灌宜昌者川私也灌寶永者粵西私也灌吉
建者粵東與閩私也灌歸陳者蘆私也灌饒州寧國者浙私也
回空糧艘夾帶以灌江廣腹內者漕私也又有各口岸商巡捕
獲私鹽入店名曰功鹽作官售賣而不遵例按斤配引輸課者
功私也其潞蘆粵東西閩浙之私皆鄰境官商轉賣越境之鹽

漕私亦買自天津公口岸及淮南之江甘總惟潞私有梟販夾雜其中而川私與淮北鳳潁泗之私爲梟徒自販耳官船舊時受載大者三千引小者亦千餘引每引水腳銀一兩一年受載兩三次故船戶不俟爲奸而自足今船一載需年半乃能回空而船式如舊大船才受七八百引小者三四百引水腳如舊而埠頭之抽分較前四倍船戶所剩以酬商夥商廝而猶不足約計造一船之費五六千兩每年須歸船主官利銀千餘每船舵水數十人辛食之費并蓬纜油索每年又需千餘計年半非得銀四千兩則不能償本皆取給于賣私官商夾帶加斤十已浮四益以船私比水程所載引數不啻過倍官船與私梟皆集儀徵儀徵改捆之所婦女埽其腳鹽已數儀民之食而大小官吏皆指老虎頸爲私窩百計設禁而不知其去路知者以爲言卽

獲咎于商而爲大吏所不容掩耳盜鈴事同兒戲竈戶燒鹽侍
與場商而場商于停煎之時舉錢濟竈比及旺煎以大桶中其
鹽重利收其債竈戶交鹽而不得值非透私則無以爲生故商
私之鹽本則浮取于大桶水腳則隱射于水程又無官課故有
識之士爲之說曰鹽暢而引滯商贏而課絀然官引到岸先賣
商私而船私則賣於中途又在商私之前課既甚絀鹽官不能
不誅求于商贏者終歸于絀暢者終歸于滯病勢相因莫洞其
源而皆曰緝私甚者則釀巨案否亦徒增官費而無成效故曰
下策善治鹽者有上中二策中策有二一曰稽查火伏一曰烙
驗官船場官有火伏簿扇以查竈煎之數竈有定額一竈一日
夜煎鹽一鐏有定斤名曰火伏嚴禁大桶重利飭竈戶所有之
鹽場商盡數收買則梟徒無所得鹽而私之源清矣運官鹽必